

漢、巴《法句經》對應偈頌的相互詮釋

蘇錦坤

獨立佛學研究者

摘要

在四本漢譯《法句經》之中，T210《法句經》不僅譯出的年代最早，後三譯各有至少數十首偈頌的翻譯直接抄錄前者的譯文，或承襲自前者而略加更動。所以，T210《法句經》在四本漢譯《法句經》的研究居樞紐地位。

本文探討漢譯《法句經》與巴利《法句經》的相互詮釋，不僅可以利用前者來詮釋後者的疑難字義，也可以利用後者來訂正前者的譯文。

關鍵詞：法句經、巴利法句經、犍陀羅法句經、佛典校勘

【目次】

- 一、前言
- 二、藉助漢譯《法句經》詮釋巴利偈頌
 - (一) 增長 *vaḍḍhano*
 - (二) 害意 *hiṃsamana*
 - (三) 魔王的花鏟 *mārassa papupphakāni*
 - (四) 懷姪怒癡，不惟止觀
- 三、藉助巴利《法句經》訂正漢譯《法句經》
 - (一) 放逸有四事
 - (二) 意使作猶
 - (三) 如搆牛乳
- 四、巴利《法句經》與 T210《法句經》的歧異字句
 - (一)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
 - (二) 行見身淨
 - (三) 「流、淵 *ogha*」與「家、窟宅 *oka*」
- 五、「四句偈」或「六句偈」的分章
- 六、結語
- 七、謝詞

一、前言

現今存世的古代漢譯《法句經》，有三國維祇難、竺將炎、支謙譯的《法句經》(T210)與北宋天息災譯的《法集要頌經》(T213)。¹漢譯還有屬於「譬喻」形式的《法句譬喻經》(T211)與《出曜經》(T212)。²此外，敦煌寫本另有所謂的《法句經》(T2901)，此為疑偽經典，不在本文討論範圍。³

《法句經》(T210)並不是一次單純翻譯的成果，而是經由「初譯」、「後譯」及「編訂」而成。⁴在四本漢譯《法句經》之中，T210《法句經》不僅譯出的年代最早，後三譯各自或多或少承襲前者的偈頌，多者有如《法句譬喻經》，幾乎全部偈頌直接抄錄；⁵少者如《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尚有數十首承襲前者而略加更動；所以，T210《法句經》在四本漢譯《法句經》的研究居樞紐地位。

現今存世的《法句經》文獻呈現「多種語言文本」的現象，不僅各語言版本之間互有異同，同一語言版本也有相當大的差異。⁶這些語言版本的《法句經》文獻有：巴利《法句經》、《犍陀羅語法句經》(Brough (1962, 2001))、

¹ 《法句經》2卷，CBETA, T4, no. 210, p. 559a；《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 c11-13：「魏文帝時，天竺沙門維祇難以吳主孫權黃武三年（西元 224 年）齋胡本，武昌竺將炎共支謙譯出。」《法集要頌經》4卷，CBETA, T4, no. 213, p. 777a；是天息災於宋太宗雍熙二年（西元 985 年）譯出，請參考《大中祥符法寶錄》的記錄（CBETA, A111, no. 1501, p. 714a6）。

² 《法句譬喻經》4卷，CBETA, T4, no. 211, p. 575b15。《大唐內典錄》，CBETA, T55, no. 2149, p. 237c9-10云：「（《法句譬喻經》）惠帝世，沙門釋法立共法炬等於洛陽出之。」《出曜經》30卷，CBETA, T4, no. 212, p. 609b25，後秦皇初六年（西元 399 年）譯出。

³ 敦煌寫本《法句經》收於《大正藏》第 85 冊：《佛說法句經》，CBETA, T85, no. 2901, p. 1432b3。

⁴ 支謙〈《法句經》序〉中說：「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這是第一譯（本文稱此為「初譯」）。「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這是第二譯（本文稱此為「後譯」）。「并按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這是將前後兩譯合為一部的編訂（本文稱此為「編訂」）。

⁵ 例如《法句譬喻經》此兩頌為 T210《法句經》所無：「祠祀種禍根，日夜長枝條，唐苦敗身本，齋法度世仙。」（CBETA, T4, no. 211, p. 592a12-13）「八正覺自得，無離無所染，愛盡破欲網，自然無師受。」（CBETA, T4, no. 211, p. 594b14-17）

⁶ 已知的犍陀羅語《法句經》有三種，分別為《犍陀羅語法句經》(Brough (1962, 2001))、‘Split collection 犍陀羅語《法句經》(Falk (2011, 2014 & 2015)) 與 Lenz, Glass, and Dharmamitra (2003)。

梵文《優陀那品》(Bernhard (1965))、波特那《法句經》(Cone (1989))⁷與藏譯《法句經》(本文將不涉及藏譯《法句經》及其相關文獻的討論)。

漢譯《法句經》不僅可以詮釋巴利《法句經》的疑難字義，也可以利用後者來訂正前者的譯文，本文在此舉例說明漢巴對應偈頌的相互校訂與詮釋。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或「明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普寧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元藏」)或《徑山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明藏」，或稱「嘉興藏」)。

為行文簡潔、指稱方便，本文以「〈《法句經》序〉」指稱支謙〈《法句經》序〉，以《吳譯》指稱吳根友《法句經釋譯》，以《屈譯》指稱屈大成《法句經今注今譯》。⁸以「法藏 P2381」指稱「法國所藏 P. 2381 號敦煌《法句經》寫卷」。以「PED」指稱 Rhys Davids 與 William Stede 的《巴英字典》。⁹以「Dhp」指稱巴利《法句經》。

二、藉助漢譯《法句經》詮釋巴利偈頌

巴利《法句經》有一些字義相當晦澀艱僻，即使是專精的文獻學家(philologist)在巴利《法句經註》的協助之下，也不能確認其意涵。相對於此，漢譯各本《法句經》能提供一些「早期來自北傳佛教的師說」，給此類單字提供另一種詮釋，甚至有機會推測巴利《法句經》的訛變或字句脫落。以下列舉四例探討此一議題。

(一) 增長 vaddhano

巴利《法句經》167 頌的「vaddhano」字義，可以參考漢譯《法句經》對應偈頌所提供的詮釋。

⁷ Brough (1962, 2001): 《毘陀羅語法句經》，Bernhard (1965): 《優陀那品》，Cone (1989): 《波特那法句經》，Ānandajoti (2017): 《波特那法句經》。

⁸ 支謙〈《法句經》序〉，CBETA, T4, no. 210, p. 566b14–c26。吳根友(1997)。屈大成(2014)。

⁹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1925,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Hīnaṃ dhammaṃ na seveyya, pamādena na saṃvase;
Micchādiṭṭhiṃ na seveyya, na siyā lokavaḍḍhano. (Dhp 167)

布臘夫 (John Brough) 認為，巴利《法句經註》解釋「lokavaḍḍhano」為「yo hi evaṃ karoti so lokavaḍḍhano nāma hoti 作如此事（親近卑劣的教法，習於放逸，親近邪見）的人，名為『lokavaḍḍhano』」，這是註釋師承認他不知此字的意涵。¹⁰

諾曼 (K. R. Norman) 語帶猶豫地認為此字似乎是指「possessing increase (=property?) in the world 增加在此世間的資產 (property?)」，他將此字譯作「worldly 世俗的、追逐名利的」。¹¹

近代譯者對這一句或譯出「增長」、或無此字義。如了參法師譯作「莫增長世俗」，淨海法師譯作「不為世俗之徒」，元亨寺《南傳大藏經》譯作「莫為世俗徒」。¹²在《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網址上、作者不明的《法句經註譯》對此字的解釋「lokavaḍḍhano」為「indulgence in the world, attachment to the world 沉溺於世間、執著於世間」

相關的對應偈頌請參考〈表 1〉。細讀相關的古代漢譯，相對的字或作「長」、或作「增」、或作「增長」，此字「lokavaḍḍhano」應為「增長世間」或「增長世欲」。

安德森 (Dines Andersen) 指出「vaḍḍhana: causing to increase 造成增長」，支持這樣的解釋。¹³

《巴英字典》也解釋此字為「增長」。¹⁴

巴利《法句經》24 頌「dhammajīvino yaso abhivaḍḍhati 依法生活、謀生

¹⁰ Brough (2001: 213, note 121): 「Such a frank confession of ignorance by a commentator as to 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so rare that it seems almost ungracious for a modern successor to add his own conjectures. 一位註釋師如此坦承他對某個字義的無知是相當罕見的，（在此情況下，）現代的後繼（註釋）者去添加自己（對此字）的猜測就顯得幾乎是粗魯無禮。」

¹¹ Norman (1997: 105, note 167).

¹² 了參法師 (1995: 33)，淨海法師 (2000: 85)，元亨寺版《法句經》卷 1，CBETA, N26, no. 9, p. 30a7 // PTS. Dh. 25: 「勿從下劣法，勿住於放逸，勿隨於邪見，莫為世俗徒。」

¹³ Andersen (1901: 227, left column).

¹⁴ PED, p. 595: 「Vaḍḍhana: (nt. & adj. 中性名詞&形容詞), [fr. vaḍḍheti; see also vaddhana 來自動詞 vaḍḍheti, 也可參考 vaddhana] 1. increasing 增加的, augmenting 擴大、加強的, fostering 養育、培養的; increase 增加, enlargement 擴大, prolongation 延長」。

者的名譽增長」，也支持此一解釋。

從〈表 1〉也可以觀察到，T210《法句經》、《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都有相關的兩頌，巴利《法句經》、波特那《法句經》與犍陀羅《法句經》僅有一頌，具有兩頌的梵文《優陀那品》與諸本漢譯較為近似。

〈表 1〉巴利《法句經》167 頌相關的對應偈頌。

經 典	前一頌	後一頌
T212 《出曜經》	不親卑漏法，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不於世長惡。 (4.9)	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4.10)
T213 《法集要頌經》	不親卑漏法，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不於世增惡。 (4.9)	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 歷於百千生，終不墮地獄。 (4.10)
梵文 《優陀那品》	hīnām dharmām na seveta pramādena na saṃvaset mithyā dṛṣṭim na roceta na bhavel loka vardhanaḥ 4,8	samyag dṛṣṭir adhīmātrā laukikī yasya vidyate api jāti sahasrāṇi nāsau gacchati durgatim 4,9
犍陀羅 《法句經》 〈7 不放逸品〉	[hī]ṇa dharma na seva'a pramadeṇa na savasi micha-diṭṭhi na roye'a na si'a loka-vaḍḍhaṇo. (7.12)	
巴利 《法句經》 〈13 世間品〉	Hīnaṃ dhammaṃ na seveyya, pamādena na saṃvase; Micchādītṭhiṃ na seveyya, na siyā lokavaḍḍhano. (167)	
波特那 《法句經》 〈2 不放逸品〉	hīnaṃ dhammaṃ na seveyā pramādena na samvase micchadṛṣṭim na seveyā na siyā lokavaddhano (2.18)	
《法句經》 〈2 教學品〉	莫學小道，以信邪見， 莫習放蕩，令增欲意。 (2.5)	正見學務增，是為世間明， 所生福千倍，終不墮惡道。 (2.4)

《雜阿含·788 經》	鄙法不應近，放逸不應行， 不應習邪見，增長於世間。	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 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
Norman (2000: 26)	One should not follow an inferior practice. One should not dwell with carelessness. One should not follow a wrong view. One should not be worldly.	
筆者譯	不要跟從卑劣的教法，不要住於放逸，不要跟從邪見，不要增長對世間的繫著。	

(二) 害意 *hiṃsamana*

巴利《法句經》390 頌的「*hiṃsamano*」字義，可以參考漢譯《法句經》對應偈頌所提供的詮釋。

Na brāhmaṇassetadakiñci seyyo, yadā nisedho manaso piyehi;
Yato yato *hiṃsamano* nivattati, tato tato sammatimeva dukkhaṃ. (Dhp 390)

布臘夫認為，從「Prakrit 俗語」（意指犍陀羅《法句經》）對應偈頌的「*y=asa(ca asya)*」與「Tibetan 藏文」的「*de yi(asya)*」可以看出，巴利「*hiṃsamano* 想加害的心 a wish to hurt」應該是「*hi'ssa mano*」的訛誤。¹⁵

諾曼 (K. R. Norman) 同意此一見解，而將此處譯作「his mind」(*hi assa mano*)。¹⁶

近代的譯者，如淨海法師將第三句譯作「斷除傷害的惡心」，元亨寺《南傳大藏經》譯作「隨時消滅於害心」，了參法師譯作「隨時斷除於害心」，都是遵循「*hiṃsa* 害-*mano* 心」的字面意義作翻譯。¹⁷

¹⁵ Brough (2001: 181, note 121, line 7–9).

¹⁶ Norman (1997: 55 & 156, note 390 line 13–16).

¹⁷ 了參法師 (1995: 68)，淨海法師 (2000: 201)，元亨寺版《法句經》卷 1，CBETA, N26,

相關的對應偈頌請參考〈表 2〉。可以讀到《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的第三句「如如意所轉」，譯文並未出現與「害」有關的字義，而僅與「mind 意」呼應。

依據〈表 2〉，《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與梵文《優陀那品》相呼應，而與巴利《法句經》「*hiṃsamano*」的字面意義不同。

〈表 2〉巴利《法句經》390 頌相關的對應偈頌。

經 典	偈 頌
《出曜經》 〈34 梵志品〉	梵志無有是，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彼彼滅狐疑。
《法集要頌經》 〈33 梵志品〉	梵志無有是，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彼彼滅狐疑。
梵文 《優陀那品》 〈33 婆羅門品〉	na brāhmaṇasya īdṛśam asti kiṃcid yathā priyebhyo manaso niṣedhaḥ yathā yathā hy asya mano nivartate tathā tathā samvṛtam eti dukkham 33,75
犍陀羅 《法句經》 〈1 婆羅門品〉	na bramaṇasediṇa kiji bhodi yo na nisedhe maṇasa pri'āṇi yado yado y=asa maṇo nivartadi tado tado samudim aha saca (1.15)
巴利 《法句經》 〈26 婆羅門品〉	Na brāhmaṇassetadakiñci seyyo, yadā nisedho manaso piyehi; Yato yato hiṃsamano nivattati, tato tato sammatimeva dukkhaṃ. (Dhp 390)
筆者譯	對婆羅門而言，沒有比克制對可意的事物愛著的心更 好的事；每當他如此轉意時，就能平息眾苦。(Dhp 390)
Norman (2000: 26)	There is no advantage for a brahman. when there is restraint of the mind from pleasant things. The more his mind turns away (from such things), the more sufferings is calmed indeed.

no. 9, p. 53a3 // PTS. Dhp. 56: 「婆羅門若制其心，此對彼不少利益。隨時消滅於害心，亦隨得止於痛苦。」

(三) 魔王的花鏃 *mārassa papupphakāni*

巴利《法句經》46 頌「*mārassa papupphakāni*」的字義，可以參考《法句經》對應偈頌的漢譯所提供的詮釋。

*Phenūpamaṃ kāyamimaṃ veditvā, marīcidhammaṃ abhisambudhāno;
Chetvāna mārassa papupphakāni, adassanaṃ maccurājassa gacche. (Dhp 46)*

PED 的解釋：

Papupphaka: (adj.) [*pa+pupphaka*], “with flowers in front”, flower-tipped (of the arrows of Māra), Dh 46 (but explained at DhA i.337 as “*Papupphaka sankhātāni tebhūmakāni vaṭṭāni*”, i. e. existence in the 3 stages of being).¹⁸

此段 PED 翻譯如下：

Papupphaka (形容詞)，[*pa+pupphaka*]，「前端有花簇的」，以花作尖端的（魔王箭），巴利《法句經》46 頌的註解 (DhA i.337)：「*Papupphaka* 稱三界輪迴。」也就是說，成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的眾生。

如同諾曼所指出，此段《法句經註》並未提到「魔王的箭」：

***Mārassa papupphakānīti mārassapapupphaka saṅkhātāni tebhūmakāni
vaṭṭāni ariyamaggena chinditvā khīṇāsavo bhikkhu maccurājassa
adassanaṃ avisayaṃ amatamahānibbānaṃ gaccheyyāti.***¹⁹

筆者譯為：「已了解此身如聚沫，知道身體如幻的本質，斬斷魔羅的花簇，他令魔羅再也見不到他。」

T212《法句經》卷 1〈12 華香品〉作「斷魔華敷」，並未提及「箭」或「箭鏃」。

¹⁸ 請參考 PED (1921, 2003: 413, 左欄)，PED 之中，Dh 代表巴利《法句經》，DhA 代表巴利《法句經註》。

¹⁹ 《法句經註》。請參考 Norman (2001), ‘Does Māra Have Flower-tipped Arrows?’。

(四) 懷姪怒癡，不惟止觀

在巴利《法句經》的〈1 雙品 Yamaka〉與 T210《法句經》的〈9 雙要品〉，都是兩首偈頌用字類似，而偈意一正一反，相對成義，正是所謂「〈雙要品〉者，兩兩相明，善惡有對，舉義不單」，²⁰請參考〈表 3〉。

〈表 3〉當中有兩組例外，第一組為巴利《法句經》與 T210《法句經》第 5 頌與第 6 頌都位於〈雙要品〉(Yamaka)，偈義及用字的體例不符「兩兩相明」的格式，依〈雙要品〉的「結集體例」來說，此兩偈不該出現在〈雙要品〉之中。《出曜經》、《法集要頌經》、犍陀羅《法句經》與梵文《優陀那品》都只有第 5 頌的對應偈頌，而未出現第 6 頌的對應偈頌，而且是位於〈忿怒品〉或〈忍品〉，反應了其他語言版本對〈雙要品〉編輯體例的詮釋，請參考〈表 4〉。²¹T210《法句經》在這一點與巴利《法句經》相似，兩頌同處於〈雙要品〉(巴利〈Yamaka 雙品〉)而前後相鄰。

〈表 3〉《法句經》(T210)〈9 雙要品〉偈頌對照表

編號	《法句經》(T210) 〈9 雙要品〉	巴利《法句經》 〈1 雙品〉的對應偈頌
1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車轍于轍。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t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 anveti, cakkaṃva vahato padam. (1)
2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如影隨形。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t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sann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sukhamanveti, chāyāva anapāyinī. (2)
3	隨亂意行，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何解善言？	
4	隨正意行，開解清明， 不為妬嫉，敏達善言。	
5	慍於怨者，未嘗無怨； 不慍自除，是道可宗。	Na hi verena verāni, sammantīdha kudācanaṃ; Averena ca sammanti, esa dhammo sanantano. (5)

²⁰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2a11-12。

²¹ 巴特那《法句經》有此兩頌的對應偈頌：14.15 頌與 14.16 頌。

6	不好責彼，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永滅無患。	Pare ca na vijānanti, mayamettha yamāmase; Ye ca tattha vijānanti, tato sammanti medhagā. (6)
7	行見身淨，不攝諸根， 飲食不節，慢墮怯弱， 為邪所制，如風靡草。	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a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āmatāññuṃ, kusītaṃ hīnavīriyaṃ; Taṃ ve pasahati māro, 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 (7)
8	觀身不淨，能攝諸根， 食知節度，常樂精進， 不為邪動，如風大山。	A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su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a mattaññuṃ, saddhaṃ āradhaviīriyaṃ; Taṃ ve nappasahati māro, vāto selaṃva pabbataṃ. (8)
9	不吐毒態，欲心馳騁， 未能自調，不應法衣。	Anikkasāvo kāsāvaṃ, yo vatthaṃ paridahissati; Apeto damasaccena, na so kāsāvamarahati. (9)
10	能吐毒態，戒意安靜， 降心已調，此應法衣。	Yo ca vantakasāvassa, sīlesu susamāhito; Upeto damasaccena, sa ve kāsāvamarahati. (10)
11	以真為偽，以偽為真， 是為邪計，不得真利。	Asāre sāramatino, sāre cāsāradassino; Te sāraṃ nādhigacchanti, micchāsāṅkappagocarā. (11)
12	知真為真，見偽知偽， 是為正計，必得真利。	Sārañca sārato ñatvā, asārañca asārato; Te sāraṃ adhigacchanti, sammāsāṅkappagocarā. (12)
13	蓋屋不密，天雨則漏， 意不惟行，淫泆為穿。	Yathā agāraṃ ducchannaṃ, vutthī samativijjhati; Evaṃ abhāvitaṃ cittaṃ, rāgo samativijjhati. (13)
14	蓋屋善密，雨則不漏， 攝意惟行，淫泆不生。	Yathā agāraṃ suchannaṃ, vutthī na samativijjhati; Evaṃ subhāvitaṃ cittaṃ, rāgo na samativijjhati. (14)
15	鄙夫染人，如近臭物， 漸迷習非，不覺成惡。	
16	賢夫染人，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行成潔芳。	
17	造憂後憂，行惡兩憂， 彼憂惟懼，見罪心慄。	Idha socati pecca soc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socati; So socati so vihaññati, disvā kammakiliṭṭhamattano. (15)
18	造喜後喜，行善兩喜， 彼喜惟歡，見福心安。	Idha modati pecca mo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modati; So modati so pamodati, disvā kammavisuddhimattano. (16)
19	今悔後悔，為惡兩悔， 厥為自殃，受罪熱惱。	Idha tappati pecca tapp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tappati; 'Pāpaṃ me kata'nti tappati, bhiiyo tappati duggatiṃ gato. (17)

20	今歡後歡，為善兩歡， 厥為自祐，受福悅豫。	Idha nandati pecca nan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nandati; 'Puññaṃ me kata'nti nandati, bhiyyo nandati suggaṭiṃ gato. (18)
21	巧言多求，放蕩無戒， 懷姪怒癡，不惟止觀， 聚如群牛，非佛弟子。	Bahu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na takkaro hoti naro pamatto; Gopo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 na bhāgavā sāmāññaṃ hoti. (19)
22	時言少求，行道如法， 除姪怒癡，覺正意解， 見對不起，是佛弟子。	Appa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 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ñca dosañca pahāya mohaṃ, sammappajāno suvimuttacitto; Anupādiyāno idha vā huraṃ vā, sa bhāgavā sāmāññaṃ hoti. (20)

<表 4> 巴利《法句經》第 5 頌的對應偈頌

經名	品名	偈頌
巴利 《法句經》	〈1 雙品〉 5 頌	Na hi verena verāni, sammantīdha kudācanaṃ; Averena ca sammanti, esa dhammo sanantano.
梵文 《優陀那品》	〈14 瞋怒品〉 11 頌	na hi vaireṇa vairāṇi sāmīyanti kadācana kṣāntīyā vairāṇi sāmīyanti eṣa dharmāḥ sanātanaḥ
波特那 《法句經》	〈14 忍品〉 15 頌	na hi vereṇa verāni sāmīyanti kadācanaṃ avereṇa tu sāmīyanti esa dhammo sanātano
T210 《法句經》	〈9 雙要品〉 5 頌	慍於怨者，未嘗無怨； 不慍自除，是道可宗。
《出曜經》	〈15 忿怒品〉 8 頌	不可怨以怨，終已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
《法集要頌經》	〈14 怨家品〉 9 頌	不可怨以怨，終已得快樂， 行忍怨自息，此名如來法。

另一組例外則是第 21 頌與第 22 頌，前一頌漢譯作六句，巴利對應偈頌卻只有四句，欠缺與「懷姪怒癡，不惟止觀」相當的詞句；後一頌則兩者均

是六句。²²檢閱《出曜經》的對應偈頌，與 T210《法句經》的〈9 雙要品〉第 21 頌對應的是〈5 放逸品〉第 7 頌只有四句：「雖多誦習義，放逸不從正，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²³與第 22 頌對應的是〈5 放逸品〉第 6 頌有六句：「說法雖微少，一意專聽受，此名護法人，除去婬怒癡，眾結永盡者，故名為沙門。」²⁴從〈表 5〉可以看出，此兩頌僅巴利《法句經》與 T210《法句經》收錄在〈雙要品 Yamaka vagga〉的最後兩頌，其他版本則分別位於〈放逸品〉、〈長老品〉與〈言語品〉。兩首均作四句的有《法集要頌經》、梵文《優陀那品》與犍陀羅《法句經》，前頌作四句、後頌作六句的有《出曜經》、巴利《法句經》與波特那《法句經》，只有 T210《法句經》兩首均為六句，並且符合「兩兩相明」的形式。

依照此品的結集體例，顯然是 T210《法句經》較為合理。因此，很可能 T210《法句經》此兩頌保留了古義，或者至少是一個獨特的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 T210《法句經》據以翻譯的「源頭文本」與當今存世的各語言版本均不同。

〈表 5〉巴利《法句經》〈1 雙要品〉19, 20 兩頌的對應偈頌對照表

經題與品名	與巴利〈1 雙要品〉 19 頌對應	與巴利〈1 雙要品〉 20 頌對應
T210《法句經》 的〈9 雙要品〉	巧言多求，放蕩無戒， 懷婬怒癡，不惟止觀， 聚如群牛，非佛弟子。(21)	時言少求，行道如法， 除婬怒癡，覺正意解， 見對不起，是佛弟子。(22)
《出曜經》 〈5 放逸品〉	雖多誦習義，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	說法雖微少，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除去婬怒癡， 眾結永盡者，故名為沙門。
《法集要頌經》 〈4 放逸品〉	雖誦習多義，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難獲沙門果。	若聞惡而忍，說行人讚嘆， 消除貪瞋癡，彼獲沙門性。
梵文 《優陀那品》〈4	subahv apīha sahitaṃ bhāṣamāṇo na tat karo bhavati	alpam api cet sahitaṃ bhāṣamāṇo dharmasya bhavati

²² 巴利《法句經》第 19 頌，筆者譯為「雖然誦習很多經典，放逸的人不依教法實行，他如同牧牛者計數他人的牛，不能算是沙門的一份子。」第 20 頌，筆者譯為「即使未誦習眾多經典，他依教奉行，具正智的解脫者斷除貪、瞋、癡，他於此世、他世不執著，他是沙門的一份子。」

²³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43b18-19。

²⁴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58c22-24。

apramādvargaḥ 不放逸品)	naraḥ pramattaḥ gopaiva gāḥ saṃgaṇayan pareśaṃ na bhāgavān śrāmaṇyārthasya bhavati 4,22	hy anudharmacārī rāgaṃ ca doṣaṃ ca tathaiva moḥaṃ prahāyabhāgī śrāmaṇyārthasya bhavati 4,23
韃陀羅 《法句經》〈12 Thera 長老品〉	baho bi ida sahida bhaṣamaṇa na takaru bhodi naru pramatu govo va ga'u gaṇa'u pareṣa na bhakava ṣamaṇathasa bhodi. (12.9)	apa bi ida sahida bhaṣamaṇa dhamasa bhodi aṇudhamacari aṇuvadiaṇu idha va horo va so bhakava ṣamaṇathasa bhodi. (12.10)
波特那 《法句經》〈16 Vācā 言語品〉	bahuṃ pi ce sahitāṃ bhāṣamāno na takkaro hoti naro pramatto gopo 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 na bhāgavā śāmaṇassa hoti (16.13)	appaṃ pi ce sahitāṃ bhāṣamāno 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ṃ ca doṣaṃ ca prahāya moḥaṃ vimuttacitto akhilo akāṃcho anupādiyāno iha vā hure vā sa bhāgavā śāmaṇassa hoti (16.14)

三、藉助巴利《法句經》訂正漢譯《法句經》

巴利《法句經》可以訂正或詮釋漢譯《法句經》一些難解的字義。例如〈30 地獄品〉第 5 頌：

不福利墮惡，畏惡畏樂寡，王法重罰加，身死入地獄。²⁵

第二句「畏惡畏樂寡」，「宋、元、明藏」與《磧砂藏》作「畏而畏樂寡」，但是兩者均難以理解其意旨。²⁶

藉助巴利對應偈頌《法句經》310 頌可以辨識出「畏而畏」是第二句

²⁵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70a15–16。

²⁶ 吳根友 (1997: 194) 譯作「畏而又畏 (其實) 很少快樂」，屈大成 (2014: 427) 譯作「畏懼又畏懼，歡樂很少」。

「bhītassa bhītāya」的直譯，「bhīta」意為「恐懼、怖畏」，其陽性與格為「bhītassa」、陰性與格為「bhītāya」，所以意思為「bhītassa bhītāya ratī 男的恐懼與女的恐懼(之下)的快樂」，進而能成功地解譯整首偈頌。所以，應以「宋、元、明藏」與《磧砂藏》作「畏而畏樂寡」為合適。²⁷

Apuññalābho ca gatī ca pāpikā, bhītassa bhītāya ratī ca thokikā;
Rājā ca daṇḍaṃ garukaṃ paṇeti, tasmā nara paradāraṃ na seve. (Dhp 310)

以下舉例敘述，利用巴利《法句經》來訂正漢譯《法句經》的對應偈頌。

(一) 放逸有四事

《法句經》卷2〈30 地獄品〉的第4頌為：

放逸有四事，好犯他人婦，臥險非福利，毀三淫泆四。²⁸

從字面上理解，似乎偈頌指出四種放逸的行為：「1、好犯他人婦，2、臥險，3、毀，4、淫泆。」

《出曜經》對應偈頌與《法句經》相同，但是釋文指出的四事是：「1、穢漏不獲其德，2、臥則不安，3、好喜罵詈，4、地獄。」²⁹出現了「釋文」與「偈頌」不符的現象。

《出曜經》卷6〈4 無放逸品〉：

放逸有四事，好犯他人婦，危嶮非福利，毀三姪姪四。³⁰

《法集要頌經》的翻譯指的是「好犯他人婦」的放逸有四事：「1、獄，2、虧福，3、毀，4、睡眠。」與前兩者不同。

《法集要頌經》卷1〈4 放逸品〉：

²⁷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70a15–16。

²⁸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70a13–15。

²⁹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40b26–27。

³⁰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40b23–24。

放逸有四事，好犯他人婦，初獄二虧福，毀三睡眠四。³¹

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為第 309 頌：

Cattāri thānāni naro pamatto, āpajjati paradārūpasevī;
Apuññalābhaṃ na nikāmaseyyaṃ, nindaṃ tatīyaṃ nirayaṃ catutthaṃ.

巴利《法句經》此首偈頌的四事是「1、少福德；2、睡不安穩；3、遭人譴責；4、地獄」。如此一來，顯示此三首漢譯偈頌之中僅有的《出曜經》釋文與巴利偈頌完全相符。以現存《法句經》文獻而言，漢譯之外各版本的第四句，不管用字是「niraya 地獄、泥犁」或是「naraka 那洛迦」都不艱僻，如果 T210《法句經》源頭文本的用字是「niraya 地獄、泥犁」或「naraka 那洛迦」，第 30 品已經翻譯作「地獄品者，道泥犁事」，應該沒有困難。如〈表 6〉所示，三首漢譯偈頌的譯詞與此不符，相當令人難以理解。³²

〈表 6〉巴利《法句經》309 頌相關的對應偈頌。

經 典	偈 頌
《法句經》 〈30 地獄品〉	放逸有四事，好犯他人婦，臥險非福利，毀三淫泆四。
《出曜經》 〈4 無放逸品〉	放逸有四事，好犯他人婦，臥險非福利，毀三淫泆四。
《出曜經》〈4 無放逸品〉釋文	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臥則不安，好喜罵詈，地獄」為四事。
《法集要頌經》 〈4 放逸品〉	放逸有四事，好犯他人婦，初獄二虧福，毀三睡眠四。
巴利《法句經》 〈22 地獄品〉	Cattāri thānāni naro pamatto, āpajjati paradārūpasevī; Apuññalābhaṃ na nikāmaseyyaṃ, nindaṃ tatīyaṃ nirayaṃ catutthaṃ.
梵文《優陀那品》 〈4 不放逸品〉	sthānāni catvāri naraḥ pramatta āpadyate yaḥ paradārāsevī apuñyalābhaṃ hy anikāmaśayyāṃ nindaṃ tṛtīyaṃ narakaṃ caturthaṃ 4,14

³¹ 《法集要頌經》，CBETA, T4, no. 213, p. 779a26–27。

³² 吳根友 (1997: 194) 四事為「喜歡侵犯他人之妻女、身處危險之境、詆毀 (他人)、驕奢淫佚」。屈大成 (2014: 426) 譯作「喜歡侵犯人家的妻女、睡臥在危險的境地、詆毀 (他人)、奢淫放蕩」。《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70a6。

犍陀羅《法句經》 〈16 雜品(?)〉	catvari t̥haṇaṇi naro pramatu avajadi para-darovasevi amuṇa-labha ani'ama-saya nina tridi'a niraya ca'uṭha. (16.12)
波特那《法句經》 〈12 刀杖品〉	cattāri t̥hānāni naro pramatto āpajjate paradāropasevī apuṇṇalābhaṃ anikāmaṣeyam nindaṃ tritīyaṃ nirayaṃ catutthaṃ (12.16)

(二) 意使作猗

〈11 心意品〉第 1 頌：

意使作猗，難護難禁，慧正其本，其明乃大。³³

「元、明藏」第一句作「意駛於響」。此句「意使作猗」頗難理解。³⁴

《吳譯》將此頌翻譯為：「意識的流變瞬息萬狀，難以護守難以禁持；只有智慧端正其根其本，(如是)意識的本初光輝便可大放光明。」並且作此解釋：「猗：通『狗』，變化無常之意。」³⁵《屈譯》則譯為：「意念的驅使和造作變化萬千，難以護持，難以禁持，智慧匡正它的根本，智慧的光明廣大。」並且加註：「猗：《出曜》、《法集》皆作『輕躁』。巴本作 *phandanaṃ capalam*: *phandana* 動搖；*capala*、浮動、輕躁。」³⁶

也就是說，兩本現代譯本都直接把「猗」字當「白雲蒼狗」解釋了。

法光法師則譯作「Mind rushes to echoes 心迅疾有如聲響」，這是依「意駛於響」翻譯。³⁷

巴利《法句經》的〈3 心品〉第 1 頌為：

³³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3a4-5。

³⁴ 法國所藏 P. 2381《法句經》寫卷，此句作「意使於[尸/句]」：

<http://gallica.bnf.fr/iiif/ark:/12148/btv1b8303274r/f9/full/full/0/native.jpg>

³⁵ 吳根友(1997: 79)，「猗」字的註釋，位於 82 頁。

³⁶ 屈大成(2014: 181-182)。

³⁷ Dhammajoti (1995: 120, 122).

Phandanam capalam cittam, dūrakkham dunnivārayam;
Ujūṃ karoti medhāvī, usukārova tejanam.

筆者譯作：「如同製箭者調直箭，智者調直他那難護、難禁而不穩定、常顫抖的心。」³⁸

梵文《優陀那品》的對應偈頌為〈31 心品〉第 8 頌：³⁹

spandanam capalam cittam durakṣyam durnivāraṇam |
rjūṃ karoti medhāvī iṣukāra iva tejasā |31,8|

對應於梵文《優陀那品》31.8 頌的位置，《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為〈31 護心品〉第 8 頌：「心多為輕躁，難持難調護，智者能自正，如匠搦箭直。」⁴⁰

《出曜經》的對應偈頌似乎分作兩頌：「心已離行，中間已滅，心為輕躁，難持難護。」「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有患則知患，有患知有患。」⁴¹

從漢譯、巴利及梵文對應偈頌可以判讀，此處所缺的是「調心如調箭」的比喻。筆者推論，第一句「意使作狗」有可能是「意使作筈」，⁴²字義為箭桿的「筈」字先誤寫作「筈」，再誤抄為「狗」字，而成為現貌。

進一步審查相關的對應偈頌，請參考〈表 7〉。

〈表 7〉顯示兩種不一樣的偈頌次序，一種如梵文《優陀那品》〈31 心品〉：

durnigrahasya laghuno yatra kāma nipātinaḥ |
cittasya damanam sādhu cittam dāntam sukhāvaham |31,1|
spandanam capalam cittam durakṣyam durnivāraṇam |

³⁸ Norman (1997: 6)英譯: “The wise man makes straight his trembling, unsteady thought which is difficult to guard and difficult to restrain, just as a fletcher makes an arrow straight.” (verse 33).

³⁹ Bernhard (1965: 410).

⁴⁰ 《法集要頌經》，CBETA, T4, no. 213, p. 795b21–23。梵文《優陀那品》與《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表，請參考筆者所編「《法句經》、《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http://yifertwtw.blogspot.com/>

⁴¹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59b23–c10。

⁴² 《一切經音義》卷 61，CBETA, T54, no. 2128, p. 717a7：「箭筈（……箭莖也，亦作筈）。」

rjūṃ karoti medhāvī iṣu kāra iva tejasā |31,8|

na dveṣī dveṣiṇaḥ kuryād vairī vā vairiṇo hitam |
mithyā praṇihitaṃ cittaṃ yat kuryād ātmanātmanaḥ |31,9|

相對於梵文《優陀那品》的第一頌，此一頌的對應偈頌在巴利此品為第三頌，在 T210《法句經》為第二頌。相當於梵文《優陀那品》此品的第八頌，其對應偈頌在巴利《法句經》、波特那《法句經》與 T210《法句經》都是該品的第一頌。

另一組如《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對應梵文《優陀那品》第一頌的偈頌也在各自的第一頌，對應梵文《優陀那品》第八頌的偈頌也在各自的第八頌。嚴謹地說，相當於巴利〈3 心品〉第 1 頌，前二句成為下一頌的後二句；

《出曜經》卷 28〈32 心意品〉第 8 頌：

心已離行，中間已滅，心為輕躁，難持難護。⁴³

相當於巴利〈3 心品〉第 1 頌，後二句成為下一頌的前二句：

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有患則知患，有患知有患。⁴⁴

巴利《法句經》〈3 心品〉(33–43 頌)：

Phandanam capalam cittaṃ, dūrakkham dunnivārayaṃ;
Ujūṃ karoti medhāvī, usukārova tejanaṃ. (33)

Dunniggahassa lahuno, yatthakāmanipātino;
Cittassa damatho sādhu, cittaṃ dantaṃ sukhāvahaṃ. (35)

Diso disaṃ yaṃ taṃ kayirā, verī vā pana verinaṃ;
Micch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pāpiyo naṃ tato kare. (42)

⁴³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59b23–24。

⁴⁴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759c9–10。

筆者譯作：「智者調直顛抖、不穩定、難護、難調御（難禁）的心，像製箭者調直他的箭一樣。(33)

難以調御、善變、隨意游動的心，能調御此心極佳，調御此心帶來福樂。(35)

仇敵對仇敵、冤家對冤家所作的事，向於邪惡的心對自己所造的禍害比這還嚴重。(42)」

<表 7>

《法句經》	頌 1	頌 2	頌 3
巴利	Phandanam capalam cittam, dūrakkham dunnivārayam; Ujūm karoti medhāvī, usukārova tejanam. (33)	Dunniggahassa lahuno, yatthakāmanipātino; Cittassa damatho sādhu, cittam dantam sukhāvaham. (35)	Diso disam yam tam kayirā, verī vā pana verinam; Micchāpaṇihitam cittam, pāpiyo nam tato kare. (42)
梵文	spandanam capalam cittam durakṣyam durnivāraṇam rjūm karoti medhāvī iṣu kāra iva tejasā 31,8	durnigrahasya laghuno yatra kāma nipātinaḥ cittasya damanam sādhu cittam dāntam sukhāvaham 31,1	na dveṣī dveṣiṇaḥ kuryād vairī vā vairiṇo hitam mithyā praṇihitam cittam yat kuryād ātmanātmanaḥ 31,9
Patna	phandanam capalam cittam durakkham dunnivārayam ujjūm karoti medhāvī uṣukāro va tejanā 19.1	dunniggrahassa laghuno yatthakāmanipātino cittassa damatho sādhu cittam dāntam sukhāvaham 19.4	
T210	意使作猗，難護難 禁，慧正其本，其 明乃大。(11.1)	輕躁難持，唯欲是 從，制意為善，自 調則寧。(11.2)	
T212	心為輕躁，難持難 護，智者能自正，猶	輕難護持，為欲所 居，降心為善，以	有恚則知恚，有恚 知有恚。(?)心已離

	匠搦箭直。(32.8)	降便安。(32.1)	行，中間已滅。 (32.9?)
T213	心多為輕躁，難持 難調護，智者能自 正，如匠搦箭直。 (31.8)	心輕難調伏，為欲 所居懷，降心則為 善，以降便輕安。 (31.1)	有患則知患，有患 知有患。(?)心已離 諸行，中間是己 心。(31.9?)

(三) 如搆牛乳

〈17 惡行品〉第 13 頌：

惡不即時，如搆牛乳，罪在陰祠，如灰覆火。⁴⁵

法國所藏 P. 2381 《法句經》寫卷，「搆」字的部首從「手」改為「牛」。⁴⁶

《吳譯》的註解提到：「搆：合成。牛吃草在體內通過生物分解而慢慢地合成牛乳。」⁴⁷

依據《一切經音義》，「搆」字應作「[(穀一)/手]」字，意為「擠牛乳」。《中阿含·173 經》：「浮彌！猶如有人欲得乳者，飽飲飼牛而擊牛乳，彼必得乳。」此處「擊」字意為「擠牛乳」。《別譯雜阿含·80 經》：「數數擊牛乳，數數得酥酪。」此處「擊」字，意為「攪拌牛乳使之凝固」。⁴⁸

⁴⁵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5a9-10。

⁴⁶ 法國所藏 P. 2381 《法句經》寫卷：

<http://gallica.bnf.fr/iiif/ark:/12148/btv1b8303274r/f13/full/full/0/native.jpg>

⁴⁷ 吳根友（1997：118，註 14）。

⁴⁸ 《一切經音義》卷 25，CBETA, T54, no. 2128, p. 467a22：「搆持（上，鈎豆反。下，樂适反。謂取乳也。『搆』字，正體應作[聲-耳+羊]。」「《一切經音義》卷 40，CBETA, T54, no. 2128, p. 571b8：「[(穀-禾)/手]乳（上鈎候反。《考聲》云：『取牛羊乳也。』經本作『搆』，非也。」「《一切經音義》卷 49，CBETA, T54, no. 2128, p. 635a20：「擊牛乳頃（鈎候反。《通俗文字》云：『持取牛羊乳，從擊省聲。』論文作『搆』，借用，非本字也。」「《別譯雜阿含·80 經》，CBETA, T2, no. 100, p. 401b23。《中阿含·173 經》，CBETA, T1, no. 26, p. 710b18-22：「浮彌！猶如有人欲得乳者，飽飲飼牛而擊牛乳，彼必得乳，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乳，飽飲飼牛而擊牛乳，彼必得乳。所以者何？以正求乳，謂擊牛乳也。」

《屈譯》的註解提到：「搆：巴本作 *mucchati*，凝固、堅硬。」⁴⁹

實際上，巴利對應偈頌是巴利《法句經》71 頌，此字作「*muccati* 釋出」，而不是「*mucchati* 凝結」。

巴利《法句經》71 頌並未出現「擠牛奶」此一動詞，而是以「*muccati*」這一字音代表惡業的「*muccati* 釋出」與牛奶的「*mucchati* 凝結」兩個不同的動詞。

漢譯的「如搆牛乳」較難與整首偈頌產生連結，應將「搆」字翻譯作「攪拌牛奶使之凝固（而成為酪酥）」，才能顯示偈頌的「本意」。

第三句「罪在陰伺」，敦煌寫卷 P. 2381 號與「宋、元、明藏」均作「罪在陰伺」。

《出曜經》：「惡不即時，如擊牛乳，罪在陰伺，如灰覆火。」⁵⁰

《法集要頌經》：「惡不即時受，如擊牛漚汁，罪在於陰伺，譬如灰覆火。」⁵¹

「罪在陰伺」意義並不清晰，參考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 71 頌，「伺」可能是「*anveti* 跟隨」的對譯，意為「作惡的後果（惡業）暗中跟隨」。

《法句經》71 頌：

Na hi pāpaṃ kataṃ kammaṃ, sajju khīraṃva muccati;
Dahaṃ taṃ bālam anveti, bhasmacchannova pāvako.

筆者譯作：「作惡的報應不會立即顯現，就像攪拌牛奶不會馬上凝結一樣；（作惡的後果跟隨著惡行，）如同踩在覆蓋灰燼的火上，燒燙傷隨後跟隨而來。」

第四句「如灰覆火」，意為「如灰覆火，愚夫輕蹈，初雖不覺，後便被燒。作惡亦爾」⁵²。呼應巴利對應偈頌的「*anveti* 跟隨」。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的類似偈頌可支持此一詮釋：「作惡不即受，非

⁴⁹ 屈大成（2014：263，註4）。

⁵⁰ 《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71b29–c1。

⁵¹ 《法集要頌經》，CBETA, T4, no. 213, p. 782a10–12。

⁵²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264a14–15。

如乳成酪；猶灰覆火上，愚蹈久方燒。」⁵³

四、巴利《法句經》與 T210《法句經》的歧異字句

概觀現今存世的《法句經》文獻，在漢譯四本《法句經》、巴利《法句經》、犍陀羅《法句經》、梵文《優陀那品》與波特那《法句經》之間的文獻譜系 (Genealogy) 並無定論，只能粗略描繪那幾個文本較為接近，尚未出現任何論著可以確認「甲本源自乙本」之類的結論。

根據《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德法救編纂的《法句經》是以〈無常品〉為首，而以〈梵志品〉為最後一品。⁵⁴當今存世的佛教文獻有《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和梵文《優陀那品》(*Udānavarga*) 符合此一敘述，⁵⁵請參考〈表 8〉。其他版本的《法句經》的首尾品名與此不符；例如，T210《法句經》與《法句譬喻經》起自〈無常品〉，而終於〈吉祥品〉；巴利《法句經》以〈雙品 Yamaka vaggo〉為首，最後一品為〈婆羅門品 Brāhmaṇa vaggo (梵志品)〉；波特那《法句經》起自〈雙品 Jama vaggo〉，而終於〈蛇品 Uruga vaggo〉；犍陀羅《法句經》則以〈婆羅門品 Brāhmaṇa vaggo〉為第一品。⁵⁶顯然，此一「大德法救編纂」的敘述不適用於其他版本的《法句經》。

就 T210《法句經》而言，支謙在〈《法句經》序〉一則言：「是後五部沙

⁵³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264a11–12。

⁵⁴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1b18–20：「佛去世後，大德法救展轉得聞，隨順纂集，制立品名。謂集無常頌立為〈無常品〉，乃至集梵志頌立為〈梵志品〉。」《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1，CBETA, T28, no. 1546, p. 1c21–24：「如《法句經》，世尊於處處方邑為眾生故種種演說。尊者達摩多羅於佛滅後種種說中，無常義者立〈無常品〉，乃至梵志義者立〈梵志品〉。」《鞞婆沙論》卷 1，CBETA, T28, no. 1547, p. 416b18–20：「彼尊者曇摩多羅於過去佛法中，願智觀一向略，若說無常偈立〈無常品〉，至說梵志〔偈〕立〈梵志品〉。」《大智度論》提到相同的篇章結構，但是未聲稱與尊者法救的關係。《大智度論》卷 33〈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307b1–3：「又如佛涅槃後，諸弟子抄集要偈，諸無常偈等作〈無常品〉，乃至婆羅門偈等作〈婆羅門品〉，亦名《優陀那》。」《出曜經》，CBETA, T4, no. 212, p. 609b27–29：「《出曜經》者，婆須密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曜』。」筆者以為，如果梵文《優陀那品》(*Udānavarga*) 與《大智度論》、〈《出曜經》序〉所敘述的「法句經」相當的話，《大智度論》稱之為「優陀那」，而〈《出曜經》序〉則稱之為「法句」。

⁵⁵ Bernhard (1965).

⁵⁶ Brough (1962),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書中依據出土的《法句經》抄本殘卷推論，原抄本應有 26 品，最後四品的品名未知。

門各自鈔眾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故曰『法句』。」⁵⁷二則言先得 26 品，後得 13 品。⁵⁸三則起自〈無常品〉、終於〈吉祥品〉。因此，即使各部雕版大藏經在《法句經》(T210) 經題之下都記載為「尊者法救撰」，⁵⁹此一記載顯然與實況不符。⁶⁰

<表 8> 各本《法句經》的偈頌總數與品名對照表 (犍陀羅《法句經》的偈頌總數為推測值，不是出自實際計算)

各本 《法句經》	偈頌 總數	品名 (第一品)	品名 (最後一品)
T210 《法句經》	760	無常品	吉祥品
T212 《出曜經》	859	無常品	梵志品
T213 《法集要頌經》	932	有為品	梵志品
巴利《法句經》	423	雙品 Yamaka vaggo	婆羅門品 Brāhmaṇa vaggo
梵文《優陀那品》	1050	無常品 Anityavarga	婆羅門品 Brāhmaṇavarga
犍陀羅《法句經》	(540)	婆羅門品 Brāhmaṇa vaggo	殘缺
波特那《法句經》	414	雙品 Jama vaggo	蛇品 Uraga vaggo

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而言，這些現象顯示《法句經》是一種多文本的情況。也就是說，即使本文前面提到兩種文本可以交互詮釋，甚至突顯漢譯文本的「誤譯」或巴利文本的「訛寫」；但是在某些偈頌，只能顯示兩種版本的差異，並不能直接判定某一版本較另一版本權威 (authentic)，而不假思索地拿這個版本去改正另一個版本，以免發生法光法師所指稱的情

⁵⁷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6b23–26。

⁵⁸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6c22–25：「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輩，復得十三品，并校往古，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

⁵⁹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59a5。

⁶⁰ 不僅是單獨一部《法句經》，各部雕版大藏經在各部經論的經題之下，大都登錄了著者或譯者，這些登錄不能盡信。

況：「前人的英譯，常有依照巴利《法句經》的偈頌字句來翻譯漢譯《法句經》。」⁶¹這種翻譯方式會遮蔽掉漢譯文本的版本特性。

以下列舉數例來探索此一「用字歧異」的狀況。

(一)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

巴利《法句經》第一頌為：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 cakkamva vahato padaṃ.

此偈頌意為「諸法是心所前導的、心所主宰的、心所造的；如果有人以汙染心而言行，罪苦跟隨著他，就像車輪跟隨著拉車者的腳。」⁶²

T210《法句經》的對應偈頌譯作：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轆于轍。⁶³

漢譯的「心尊心使」並未呼應「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心所主宰的、心所造的」，⁶⁴法光比丘指出「除了巴利文本作 manomayā 以外，梵文本、犍陀羅本與『波特那 Patna』本都作 manojavā」。⁶⁵他認為「manojavā」意為「impelled by mind 為意所驅使」或「of the nature of mental impulses, as swift as mind 如同心意般迅疾」。

⁶¹ Dhammajoti (1995: 5, 74–83)，法光法師稱這一方式的翻譯為「to read the Pali into the Chinese stanzas 依據巴利字句譯解漢語偈頌」。

⁶² Norman (1997: 1, 61): “Mental phenomena are preceded by mind, have mind as their leader, are made of mind. If one acts or speaks with evil mind, from that sorrow follows him, as the wheel follows the foot of the ox.”

⁶³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2a13–14。

⁶⁴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了參法師（1995：1）譯作「意主意造作」；淨海法師（2000：1）譯作「心為主使，由心所造成」。

⁶⁵ Brough (1962, 2001: 243)與 Norman (1997: 61)均指出《犍陀羅法句經》與梵文《優陀那品》作 manojavā。請參考 Ānandajoti 「偈頌比較表」：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1-Yamaka.htm>

前一項解讀，可以參考玄奘「意尊意所使」的譯文，⁶⁶後一項解讀，可以參考僧伽跋澄「意妙意疾」的譯文與義淨「心勝心速疾」的譯文。⁶⁷T210《法句經》譯文「心尊心使」的「使」字，有可能意為「驅使、役使」，也有可能為「駛」字而意為「迅疾」。⁶⁸

法光法師指出，相當於巴利「*anveti*」的字，漢譯作「轆」字，有「輾過」（甚至是「輾殺」之意）。⁶⁹

筆者認為在巴利《法句經》71 頌也出現「*anveti*」，對應的 T210《法句經》譯作「伺」字，與「輾」的字義無關。⁷⁰所以，有可能此一「*anveti*」，因為註釋傳統的不同而被譯作「轆」；但是，也有可能漢譯「車轆于轍」的「轆」字不是「*anveti*」的對譯。同樣地，對應於「*manomayā*」的字譯為「使」，雖然很有可能漢譯的源頭文本是作「*manojavā*」，但是，仍然不宜判定巴利用字為「訛誤」。

在「心尊心使」與「車轆于轍」兩句所顯示的差異，既不宜以巴利文本來「訂正」漢譯，也不適宜反向去修正巴利偈頌，應該並存兩種文本的差異。

(二) 行見身淨

巴利《法句經》第 7 頌為：

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 indriyesu a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āmattaññuṃ, kusītaṃ hīnavīriyaṃ;
Taṃ ve pasahati māro, 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

⁶⁶ 《本事經》，CBETA, T17, no. 765, p. 664a6-7。

⁶⁷ 《鞞婆沙論》，CBETA, T28, no. 1547, p. 428a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CBETA, T23, no. 1442, p. 751b27-28。

⁶⁸ 《法句經》卷 1〈1 無常品〉，CBETA, T4, no. 210, p. 559a14：「如河駛流，往而不返。」〈28 道行品〉，CBETA, T4, no. 210, p. 569b28：「駛流澍于海。」「駛」字，「聖語版」作「使」字。

⁶⁹ Dhammajoti (1995: 49, 75-78).

⁷⁰ 巴利《法句經》71 頌：「Na hi pāpaṃ kataṃ kammaṃ, sajju khīraṃva muccati; Daḥantaṃ bālaṃanveti, bhasmacchannova pāvako.」對應的漢譯為《法句經》卷 1〈17 惡行品〉，CBETA, T4, no. 210, p. 565a9-10：「惡不即時，如搗牛乳，罪在陰祠，如灰覆火。」「祠」字，「宋、元、明藏」作「伺」字。

此偈頌意為「住於觀快樂，不收攝諸根，飲食不知量，放逸不精進，魔羅征服他，如風吹倒弱樹。」⁷¹

T210《法句經》的對應偈頌作：

行見身淨，不攝諸根，飲食不節，慢墮怯弱，為邪所制，如風靡草。⁷²

漢譯的「行見身淨」相當於巴利「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法光比丘指出「巴利傳統通常將 Subhānupassim 解釋為觀快樂」。⁷³

筆者認為「subha」兼具「快樂」與「清淨」兩種字義，這個差異可能是出自對同一字的不同詮釋，而不是兩個版本之間的不同用字。但是，巴利的「rukkaṃ 樹」，對應的漢譯是「草」，到底是兩個版本之間用字的差異，還是翻譯團隊將其「歸化」為漢地慣用的語境：「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⁷⁴仍待進一步探究。

(三)「流、淵 ogha」與「家、窟宅 oka」

《法句經》卷1〈10 放逸品〉第20頌：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度淵不反，棄猗行止，不復染樂，欲斷無憂。⁷⁵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為 87 頌與 88 頌的前半頌：

Kaṇhaṃ dhammaṃ vippahāya, sukkaṃ bhāvētha paṇḍito;
Okā anokamāgamma, viveke yattha dūramaṃ. (87)

Tatrābhiratimiccheyya, hitvā kāme akiñcano;

⁷¹ Norman (1997: 1): “Contemplating pleasant things, living uncontrolled in his senses, and not knowing moderation in eating, slack, lacking in energy, him indeed Māra overcomes, as the wind overcomes a weak tree.”

⁷²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2a22–24。

⁷³ Dhammajoti (1995: 109, note 8).

⁷⁴ 請參考《論語》〈顏淵章〉。翻譯策略有所謂「歸化、本地化 domestic」和「異化 foreign」的不同。「歸化、本地化 domestic」以目標讀者熟悉的事物來比附，避免讀者產生隔閡。「異化 foreign」則讓讀者明瞭這是「翻譯名詞」，不易和目標讀者熟悉的事物混淆。

⁷⁵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2c27–29。

Pariyodapeyya attānaṃ, cittakleshi paṇḍito. (88)

梵文《優陀那品》對應偈頌為〈16 Prakīrṇaka vargaḥ 花品〉第 14 頌：⁷⁶

kr̥ṣṇān dharmān viprahāya śuklān bhāvayata bhikṣavaḥ |
okād anokaṃ āgamyavivekam anubr̥ṃhayet |
tatra cābhirametāryo hitvā kāmān akiṃcanaḥ |16,14|

除了梵、漢偈頌與巴利偈頌的分章不同之外，這首偈頌還有一些議題值得探索。此處只討論「oka」的對應漢譯「淵」字。

在偈頌字句對比之下，顯然漢譯「度淵不反」是相當於「Okā anokamāgamma 已經從離家而成為非家（無家）者」（巴利）、「okād anokaṃ āgamyā」（梵）的對譯。此處，筆者理解為「度淵」是「oka」的對應漢譯、「不反（淵）」是「anokamāgamma」的對譯。也就是說，漢譯所認定的那個「字」是「ogha」，而不是「oka」。

從《法句經》「乃渡河淵」的譯詞來看，⁷⁷其巴利對應用字為「oghatinno 渡流者」（巴利《法句經》370 頌），T210《法句經》的譯者對此字的理解並無問題。

從「oka」的對譯來看，巴利《法句經》91 頌：

Uyyuñjanti satīmanto, na nikete ramanti te;
Haṃsāva pallalaṃ hitvā, okamokaṃ jahanti te. (91)

《法句經》卷 1 〈15 羅漢品〉第 2 頌：

心淨得念，無所貪樂，已度癡淵，如鴈棄池。⁷⁸

「如鴈棄池」對應「Haṃsāva pallalaṃ hitvā 如同天鵝捨棄了池塘」，

⁷⁶ Bernhard (1965: 237)。

⁷⁷ 《法句經》卷 2 〈34 沙門品〉，CBETA, T4, no. 210, p. 572a15–16：「捨五斷五，思惟五根，能分別五，乃渡河淵。」

⁷⁸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4b2–3。

「*okamokaṃ jahanti te* 他們放棄每一處住所」對應的譯詞是「已度癡淵」。顯然，或者漢譯者面對的「源頭文本」用的是「*ogha*」這個字，或者是譯者誤解了「*oka*」這個字。

巴利文獻中「*oka* 家、窟宅」的字，漢譯對應經典有時會出現「*ogha* 淵、流」的譯詞，這樣的狀況不僅出現在 T210《法句經》，也出現在《雜阿含·551 經》：

斷一切諸流，亦塞其流源，聚落相習近，牟尼不稱歎，
虛空於五欲，永以不還滿，世間諍言訟，畢竟不復為。⁷⁹

這一偈頌的巴利對應偈頌為《相應部·22.3 經》與《經集》844 頌：

Okam pahāya aniketasārī, gāme akubbaṃ muni santhavāni;
Kāmehi ritto apurakkharāno, kathaṃ na viggayha janena kayirā.

相對於「*Okam pahāya* 捨棄家」，對應的漢譯正是作「斷一切諸流」；此一句偈頌，支謙《義足經》譯作「捨欲海度莫念」，此處「海」字也是與「淵、流」相當的翻譯。⁸⁰由於「*oka*」是通用字，沒有理由認為翻譯大家如支謙、求那跋陀羅等人都誤解此一常用字。

諾曼指出，前面所引的巴利《法句經》91 頌，其梵文《優陀那品》對應偈頌為：

smṛtīmanṭaḥ prayujyante na nikete ramanti te |
haṃsavat palvalaṃ hitvā hy okam oghaṃ jahante te |17,1|

第四句「*okam oghaṃ jahante te*」意為「they leave their home, the water 他們離開他們的家，水池」，諾曼認為這比較適合「鵝（鴈）」的比喻。⁸¹正好與漢譯「已度癡淵」呼應。

五、「四句偈」或「六句偈」的分章

⁷⁹ 《雜阿含·551 經》，CBETA, T2, no. 99, p. 144b4–7。

⁸⁰ 《義足經》，CBETA, T4, no. 198, p. 180b23。

⁸¹ Norman (1997: 86, note 91).

從 T210《法句經》與巴利《法句經》的歧異處，可以追溯此首偈頌的可能源頭；同時，從每對「重譯偈頌」也可以考察各自與哪一版本較接近。⁸²雖然從結構與收錄的大部分偈頌來看，可以宣稱「T210《法句經》的某些篇章與巴利《法句經》相近」，或「《法集要頌經》與梵文《優陀那品》較接近，而與巴利《法句經》相差較大」；但是，實際上個別偈頌的異同仍須依賴逐首比對來判定。

一首偈頌的「四句偈」或「六句偈」的分章差異，也可以用來判定版本的歸屬；在此略舉四例來探討此一溯源議題。

第一例為《法句經》卷 1〈10 放逸品〉第 20 頌：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度淵不反，棄猗行止，不復染樂，欲斷無憂。⁸³

《法句經》卷 1〈14 明哲品〉第 15、16 兩頌：

斷五陰法，靜思智慧，不反入淵，棄猗其明。
抑制情欲，絕樂無為，能自拯濟，使意為慧。⁸⁴

〈10 放逸品〉第 20 頌與梵文《優陀那品》16.14 頌同樣是「六句偈」，〈14 明哲品〉第 15、16 兩頌與巴利《法句經》87、88 兩頌同樣是兩首「四句偈」；因此，前者較可能出自梵文《優陀那品》或其共同源頭，後者較可能出自巴利《法句經》或其共同源頭。請參考〈表 9〉。（同時，從〈表 9〉可以見到，相當於巴利偈頌裡的「Kaṇhaṃ 黑的」與梵文偈頌裡的「kṛṣṇān 黑的」，T210《法句經》在〈10 放逸品〉譯作「濁黑」，而在〈14 明哲品〉譯作「五陰」，這不是「誤譯」的問題，而是「前譯」與「後譯」的議題。）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為 87 頌與 88 頌的前半頌：

Kaṇhaṃ dhammaṃ vippahāya, sukkaṃ bhāvētha paṇḍito;
Okā anokamāgamma, viveke yattha dūramaṃ. (87)

Tatrābhiratimiccheyya, hitvā kāme akiñcano;

⁸² 《法句經》「重譯偈頌」的探討，請參考蘇錦坤（2014、2015b）。

⁸³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2c27–29。

⁸⁴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4a21–24。

Pariyodapeyya attānaṃ, cittaklesehi paṇḍito. (88)

梵文《優陀那品》對應偈頌為〈16 Prakīrṇaka vargaḥ 花品〉第 14 頌：⁸⁵

kṛṣṇān dharmān viprahāya śuklān bhāvayata bhikṣavaḥ |
okād anokaṃ āgamyavivekam anubrṃhayet |
tatra cābhirametāryo hitvā kāmān akiṃcanaḥ |16,14|

<表 9>

經題與品名	頌 1	頌 2
巴利 《法句經》 〈6 智者品〉	Kaṇhaṃ dhammaṃ viprahāya, sukkaṃ bhāvētha paṇḍito; Okā anokamāgamma, viveke yattha dūramaṃ. (87)	Tatrābhiratimiccheyya, hitvā kāme akiñcano; Pariyodapeyya attānaṃ, cittaklesehi paṇḍito. (88)
梵文 《優陀那品》 〈16 雜品〉	kṛṣṇān dharmān viprahāya śuklān bhāvayata bhikṣavaḥ okād anokaṃ āgamyavivekam anubrṃhayet tatra cābhirametāryo hitvā kāmān akiṃcanaḥ 16,14	
T210 《法句經》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棄猗行止， 不復染樂，欲斷無憂。 〈10 放逸品〉(20)	斷五陰法，靜思智慧， 不反入淵，棄猗其明。(15) 抑制情欲，絕樂無為， 能自拯濟，使意為慧。 〈14 明哲品〉(16)
《出曜經》 〈17 雜品〉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渡淵不反，棄倚行止， 不復染樂，欲斷無憂。(13)	
《法集要頌經》 〈16 清淨品〉	除斷濁黑業，惟修白淨行， 度愛得清淨，棄捨穢惡行。 (11)	

⁸⁵ Bernhard (1965: 237).

再舉一例，例如《法句經》卷 1〈20 愛身品〉第 1 頌：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悵望欲解，學正不寐。⁸⁶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為「四句偈」，梵文《優陀那品》為「六句偈」，請參考〈表 10〉。

巴利〈12 自身品〉的偈頌只有四句，缺與「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相當的兩句；《出曜經》〈6 念品〉與梵文《優陀那品》對應偈頌相同，都有六句。但是，素來與梵文《優陀那品》對應關係緊密的《法集要頌經》卻只有四句，缺的是「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而與巴利對應偈頌不同。

〈表 10〉

經題與品名	偈 頌	附 註
巴利 《法句經》 〈12 自身品〉 第 1 頌	Attānañce piyaṃ jaññā, rakkheyya naṃ surakkhitam; Tiṇṇaṃ aññataraṃ yāmaṃ, paṭijaggeyya paṇḍito. (157)	如果（他）知道愛惜自己，就應該保護應妥善保護的他，智者應（至少）在夜中三時的任一時（均）保持警覺。
梵文 《優陀那品》 〈5 愛品〉	ātmānaṃ cet priyaṃ vidyād rakṣed enaṃ surakṣitam yathā pratyantanagaraṃ gambhīraparikhaṃ dṛḍham trayāṇāṃ anyatamaṃ yāmaṃ pratijāgreta paṇḍitaḥ 5,15	如果（他）知道愛惜自己，就應該保護應妥善保護的他，猶如以深壕溝守護邊城，智者應在夜中三時的任一時（均）保持警覺。
T210 《法句經》 〈20 愛身品〉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 悵望欲解，學正不寐。(1)	
《出曜經》 〈6 念品〉	夫欲自念者，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 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12)	
《法集要頌經》 〈5 愛念品〉	夫欲自念者，宜自善守護， 如防護邊城，乃牢固牆塹。(13)	

⁸⁶ 《法句經》，CBETA, T4, no. 210, p. 565c21–22。

第三例請參考〈表 11〉。

梵文《優陀那品》的 28.11、28.12 兩頌，分別與 T210《法句經》〈20 愛身品〉第 9 頌和第 5 頌對應。位於〈12 己身品〉的巴利《法句經》165 頌為前頌的對應偈頌，卻是「六句偈」，梵文《優陀那品》28.11 頌少了兩句，相當於「Suddhī asuddhi paccattaṃ, nāñño aññaṃ visodhaye 清淨或染污由自己所作，無人可以清淨他人」。

巴利《法句經》165 頌：

Attanā hi kataṃ pāpaṃ, attanā saṃkilissati;
Attanā akataṃ pāpaṃ, attanāva visujjhati;
Suddhī asuddhi paccattaṃ, nāñño aññaṃ visodhaye. (Dhp 165)

筆者譯為：「惡實由自己所作，染污亦是自己所為，不作惡實由自己所決定，清淨也是自己所為，清淨或染污由自己所作，無人可以清淨他人。」

巴利《法句經》則缺 28,12 頌的對應偈頌。

梵文《優陀那品》28,12 頌：

aśuddhabuddhiṃ pratyātmaṃ nānyo hy anyaṃ viśodhayet |
abhimathnāti taṃ pāpaṃ vajraṃ aśmamaṇiṃ yathā |28,12|

筆者譯為：「不正確的見解從內而起，他不能被他人清淨，作惡傷害他，如同金剛破壞石珠。」

T210《法句經》〈20 愛身品〉第 5 頌：

本我所造，後我自受，為惡自更，如剛鑽珠。

所以，T210《法句經》這兩首偈頌比較接近梵文版本，而顯然不是譯自巴利《法句經》。

<表 11>

經題與品名	頌 1	頌 2
巴利 《法句經》 〈12 己身品〉 第 9 頌	Attanā hi kataṃ pāpaṃ, attanā saṃkilissati; Attanā akataṃ pāpaṃ, attanāva visujjhati; Suddhī asuddhi paccattaṃ, nāñño aññaṃ visodhaye. (165)	
梵文 《優陀那品》 〈28 惡品〉	ātmanā hi kṛte pāpe tv ātmanā kliśyate sadā ātmanā tv akṛte pāpe hy ātmanaiva viśudhyate 28,11	aśuddhabuddhiṃ pratyātmaṃ nānyo hy anyam viśodhayet abhimathnāti taṃ pāpaṃ vajram aśmamaṇiṃ yathā 28,12
T210 《法句經》 〈20 愛身品〉	惡自受罪，善自受福， 亦各須熟，彼不自代， 習善得善，亦如種甜。(9)	本我所造，後我自受， 為惡自更，如剛鑽珠。(5)
《出曜經》 〈29 惡行品〉	人之為行，各各自知， 善之為善，惡之為惡。(10)	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鍊，如鐵鑽純鋼。(12)
《法集要頌經》 〈28 罪障品〉	人之為善惡，各各自知之， 修善得善果，為惡隨惡趣。(10)	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鍊，如鐵鑽鈍鋼。(12)

最後一例是本文〈2.4 懷姪怒癡，不惟止觀〉所顯示的「巧言多求，放蕩無戒，懷姪怒癡，不惟止觀，聚如群牛，非佛弟子」一頌，與巴利、梵文、犍陀羅、波特那等各語言版本的《法句經》對應偈頌都不同，與《出曜經》、《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也不同，此一偈頌的「源頭文本」有待深究。

六、結語

印度文獻分別在口誦傳承時與轉為文字紀錄時，都會產生一些「訛變」。這樣的「訛變」文獻，在漢譯過程又經歷了諸如「源頭文本抄寫或背誦失誤」、「翻譯時誤解經文」、「輾轉抄寫的訛誤」與「多種版本編為『合集』」等等問題，漢譯《法句經》的偈頌詮釋就必需倚賴其他版本的協助。

同時，由於支謙《法句經》譯於西元 224 年，可以保存許多尚未發生訛變之前的原貌。布臘夫在他的經典名著《犍陀羅法句經》中，在比對犍陀羅《法句經》第 15 頌、巴利《法句經》第 390 頌與梵文《優陀那品》33.87

頌的過程中，評論巴利偈頌與巴利《法句經註》可能的字句訛誤時，他提到：

傳承的經典無可避免地會發生訛誤。而在此原則下可以確定的是，訛誤必定已經在結集巴利經典與編訂註釋書兩段時期之間潛入經文之中。……不過，由於另外兩個版本的（偈頌）存在，讓我們得以看到（今本）巴利（偈頌）的背後，並且得以在具較高可能度之下重建「前-巴利 pre-Pali」偈頌。此一偈頌的梵文版本特別珍貴，雖然不幸地並不存在，它能顯示（此首偈頌）造成訛誤的決定性的艱澀（字句）。⁸⁷

上文提到的「梵文版本特別珍貴」，其實也完全適用在漢譯《法句經》。

本文謹就個人閱讀所及，探討利用漢譯《法句經》來詮釋巴利文獻的字詞疑義，與利用梵、巴《法句經》來校勘、詮釋今本《法句經》。這些例證在廣度與深度都有其限制，疏漏在所難免，懇請教界長老、學界先進不吝指正。

七、謝詞

本文承蒙陳世峰先生（SF Chin）協助解讀部分梵、巴偈頌，在此致謝。

本文的一些構想倚賴「對應偈頌」的查證，筆者編列的「對應偈頌對照表」從 Devasanti 的部落格、Bhikkhu Ānandajoti 的網頁與 Franz Bernhard 在 University of Oslo 的網址得到最大的幫助，節省了筆者不少反覆對照查閱的時間與精力，在此致謝。

⁸⁷ Brough (1962: 180, line 34–37, & 180, line 43–181, line 2): “Transmitted texts are inevitably exposed to corruption; and it is certain, on first principles, that errors must have intruded into the Canon between the date of the redaction in Pali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mentaries....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two versions, however, enables us to see behind the Pali, and to re-establish the pre-Pali verse with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The Uv. Version, unfortunately not available in Sanskrit, is especially valuable, since it shows up the crucial difficulty from which the corruptions appear to have started.”筆者按語：實際上，諾曼與「喜光比丘 Ānandajoti Bhikkhu」指出犍陀羅《法句經》第 15 頌與巴利《法句經》第 390 頌的對應偈頌為梵文《優陀那品》33.75 頌，而非布臘夫指稱的 33.87 頌。可見 Norman (1997: 156, note 390) 及「喜光比丘 Ānandajoti Bhikkhu」：<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26-Brahmana.htm>

參考文獻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6)。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臺北。
《大正新修大藏經》(1983)。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新文豐出版公司翻印。臺北。

《法句經》偈頌對照表：

《法句經》、《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

<http://yifertwtw.blogspot.com/>

Ānandajoti: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

http://www.academia.edu/22666481/Parallels_to_the_Pāli_Dhammapada_Verses

Devasanti 部落格《荒草不曾鋤》：<http://yathasukha.blogspot.tw/>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巴利《法句經》註譯)：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lesson/pali/lesson_pali3.jsp

《漢譯南傳大藏經》(1995)。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磧砂大藏經》(198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原版：延聖院大藏經局編)。

《優陀那品》(*Udānavarga*)，Bernhard (1965)。「梵文法句經」之一。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id=71>

<http://www.academia.edu/23015506/Udānavarga>

巴利《法句經》：<http://tipitaka.sutta.org/>

http://www.academia.edu/22666469/The_Dhammapada_KN_2_A_New_Edition

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lesson/pali/lesson_pali3.jsp

法國國家圖書館 P. 2381 《法句經》敦煌寫卷網址：

<http://gallica.bnf.fr/iiif/ark:/12148/btv1b8303274r/f9/full/full/0/native.jpg>

犍陀羅《法句經》：http://gandhari.org/a_document.php?catid=CKD0510

<http://titus.uni-frankfurt.de/texte/etcs/ind/mind/gandhpkt/dhpgpkt/dhpgp.htm>

CSCD, version 3. Dhammagiri: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Dhammapada. 1994, 1995.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1925.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atna 波特那《法句經》：
http://www.academia.edu/22323867/Patna_Dharmapada

中日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了參法師譯（1995）。《南傳法句經》。臺北：向覺雜誌社。
- 丹生實憲（1968）。《法句經の對照研究——法句經の發展成立史研究》。神戶：日本印度學會。青野出版印刷株式會社。
- 引田弘道（校註）（2000）。《法句經》。收於《新国訳大蔵經・本緣部4》。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 水野弘元（1981）。《法句經の研究》。東京：春秋社。
- 丘山新、辛嶋靜志等譯（2001）。《現代語譯「阿含經典」——長阿含經》。東京：平河出版社。
- 矢島道彥（1997）。〈Suttanipata 對應句索引〉。《鶴見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橫濱：鶴見大學 Tsurumi University。
- 印順法師（1952）。〈法句序〉。收於《妙雲集》下編之十，頁 211–220。臺北：正聞出版社。
- 江田俊雄譯註（1930、1971）。《出曜經》。收於《國譯一切經 19–20・本緣部》。東京：大東出版社。
- 吳根友（釋譯）（1997）。《法句經》。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 屈大成（2014）。《法句經今注今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 淨海法師譯（1983）。《真理的語言（法句經）》。Nārada Thera 的英譯。臺北：正聞出版社。
- （2000）。《真理的語言（法句經）》。德州：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 荻原裕敏（2013）。〈新疆庫車縣文物局所藏梵本《法集要頌經》殘片考釋〉。《西域研究》2013.1：70–76。
- 蘇錦坤（2014）。〈〈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正觀》70：77–132。
- （2015a）。〈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10：19–39。
- （2015b）。〈《法句經》的翻譯議題與重譯偈頌〉。《吳越佛教》10：

48–67。

- (2016a)。〈《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法鼓佛學學報》19：93–158。
- (2016b)。〈《法集要頌經》(T213) 的翻譯議題〉。《正觀》79：99–171。
- (2017)。〈屈大成《法句經今註今譯》評介〉。《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4：183–189。

西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Agostini, Giulio. 2010. “Preceded by thought are the Dhammas” — The Ancient Exegesis on Dhammapada 1-2’, *Buddhist Asia 2* (Papers from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Buddhist Studies held in Naples Jun 2004), pp. 1–34, Ed. Giacomella Orofino and Silvio Vita,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 Studies, Kyoto, Japan.
- Andersen, Dines. *A Pāli Glossary Vol. 2.* (A Pāli Glossary — Pāli reader and of the Dharmapada, vol. II). (Delhi 1979, first published 1901). New Delhi: Award publishing House.
- Ānandajoti, Bhikkhu. 2017. *Patna Dhammapada — Patna Dhamma Verses*, (transcribed by Margaret Cone, 1989). Available at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Texts-and-Translations/Patna-Dhammapada/index.htm>
- Bernhard, Franz, *Udānavarg.* 1965. (*Sanskrit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54*).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Germany.
- Brough, John. 1962, 2001.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 Cone, M. 1989. “Patna Dharmapad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3: 101–217.
- Dhammajoti, K. L., Bhikkhu 法光. 1995.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r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 Sri Lanka: University of Kelaniya.
- Falk, Harry. 2011.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Texts”, *Annual Report of*

-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1*, 13–23. Available at http://www.academia.edu/3561702/split_collection
- Falk, Harry & Ingo Strauch. 2014. “The Bajaur and Split Collections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Gāndhārī Literature”. Paul Harrison & Jens-Uwe Hartmann (eds.). *From Birch Bark to Digital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Denkschriften. 460 = Beiträge zur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 80).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51–78.
- Falk, Harry. 2015. “A New Gāndhārī *Dharmapada*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3)”.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5*, 23–62. Available at [http://www.academia.edu/11754140/A_new_Gāndhārī_Dharmapada](http://www.academia.edu/11754140/A_new_Gandhāri_Dharmapada)
- Lenz, Timothy, Glass, Andrew, and Dharmamitra, Bhikshu. 2003.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6 + 25*, (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 3).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Norman, K. R. 1997.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PTS.
- . 2000.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Oxford: PTS.
- . 2001. ‘Does Māra Have Flower-tipped Arrows?’, *Collected Papers VII*, pp. 135–142. Oxford: PTS.
- Willemsen, Charles. 1999. *The Scriptural Text: Verses of the Doctrine, with parables*. Berkeley: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 . 2013.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Fa ji yao song jing T.213*. Berkeley: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BDK America, USA.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āli *Dhammapāda* and Its Chinese Parallels

Ken Su

Independent researcher in Buddhism

Abstract

Among those four Chinese translations out of various recensions of *Dhammapadas*, the *Faju Jing* is not only the earliest, but also the one to be adopted by the latter translations. The latter three translations carried more than tens of verses either directly from the *Faju Jing*, or with minor modifications to them.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research of the *Faju Jing* is critical to all of them.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utual renderings between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Pāli *Dhammapada*. We may not only have better expoundings of the difficult words in the previous ones in light of the Pāli one, but also collate the Pāli one in light of the previous ones.

Keywords: *Faju jing*, Pāli *Dhammapada*, Gāndhārī *Dharmapada*, Collation